

袁世凱和汪精衛

林光灝

汪在綵線袁遭放逐

清末一代梟雄袁世凱握清廷之重權，滿清皇室欲利用袁對付國民黨，袁則陰持兩端，利用國民黨與清廷之矛盾，漁人得利。但袁和革命黨人可說是絕無淵源。而獨特僅有者在辛亥革命以前，民黨要人和袁氏訂交的祇汪兆銘精衛可算是居其首。

汪原籍浙江，寄籍廣東番禺，早失怙恃，由長兄汪兆鏞夫婦撫養成成人，由於幼年失却父母之愛，便種下了汪日後的卑怯感，而他的「領袖慾」却特強，相激相盪，於是潛伏着他晚蓋失愆的成因。汪精衛原有美男子之稱，清宣統二年（公元一九一〇）庚戌三月，汪精衛以謀刺攝政王不成羈身縲絏，時袁世凱亦遭清廷罷斥，以足疾開缺放逐回籍，養病滬上。

迨宣統三年辛亥農曆八月十九日革命軍起義武昌，清廷於二十一日命陸軍大臣蔭昌親率近衛新軍兩鎮南下督師，二十三日以奕劻之奏請，下詔起用袁世凱為兩湖總督，督辦剿撫事宜，並會同蔭昌節制水陸各軍，而袁則以「足疾未痊，難

肩重任」力辭，蓋以報三年前遭清廷罷斥，命其「回籍養病」之宿憾也。惟蔭昌所率新軍將校，多袁世凱北洋舊部，號令不行，清廷不得已，復授袁為欽差大臣，全權節制，時各省義師，紛起響應革命軍，清廷知事態嚴重，為緩和革命風潮起見，乃下詔釋放若干政治犯，特旨開釋汪精衛和黃復生、羅世勛於獄。並命資政院起草憲法，公布憲法信條十九條，任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，組織責任內閣，以示行憲決心。於是袁世凱汪精衛二人會面之機會來臨，而且自此成為相當要好的朋友，自始至終，融洽無間，此中內情今人知道的恐尚不多呢。

藉革命黨壓迫清廷

當辛亥年九月十六日，法部奉上諭：「汪兆銘、黃復生均着開釋，發往廣東，交張鳴岐差委，欽此。」是日上午九時，法部提牢官，以汪黃為奉旨釋釋之人，特予優禮，迎汪黃至典獄司官廳，彼此相對三揖後才由典獄官恭送出部門。當時北京人士，及法部員司工役，羣集於法部門前

瞻看汪精衛豐采者，凡千餘人，一時途為之塞。法部有京官張伯楨，為粵之東莞人，曾與汪氏同窗於日本，而其人乃康梁之徒，隸保皇黨籍，因念與汪有同鄉同學之誼，遂雇車親送汪精衛至騾馬市大街，投宿於廣東人所設之泰安棧，暫作居停。

當汪出獄時，袁世凱仍在河南原籍，尚未到京視事，但老袁已親函其親信之梁士詒，略云：「南方軍事尚易應付，北京政治，頭緒紛如，正賴足下居中策劃，請與唐少川預為佈置」云云（見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）。梁士詒接受了老袁之委託，乃着手活動，他是汪精衛的長兄汪兆鏞鄉榜同年，以年誼鄉誼之關係，特赴泰安棧與汪交換國是意見。

那時南北方面的形勢是：清廷的親貴，有如尸居餘氣，毫無振作能為，惟盼袁氏出山為之撐腰，南方革命黨則望利用袁氏所擁有的兵力，推倒滿清。老袁則想利用革命黨的聲勢，壓迫清帝遜位，而由袁本人掌握政權。兩方利害的趨勢相同，於是汪精衛遂成為老袁與革命黨之間合作聯

繫最適當之人員。

經過汪精衛梁士詒往返熟商之後，袁之長子克定，亦在北京，精衛遂與克定秘密到滬上，與袁世凱把握，於是汪精衛成爲革命黨人中與袁訂交之第一人。

十萬程儀汪取一千

宣統三年（一九一）袁世凱五十三歲，汪精衛才二十九歲，兩人年齡相差有二十四年，袁之長子克定，年齡則與汪相若，袁克定與汪精衛兩人經梁士詒介晤後，頗相投契，袁克定將他與



出任遼清內閣總理大臣時的袁世凱。

汪精衛會晤經過告其父袁世凱，袁世凱乃命其子邀汪到滬上相敘，行時極守秘密，外間絕無人知。據汪事後對其姪汪希文說，他初次到滬上與袁相見伸開右手準備與袁握手爲禮，不意袁氏不慣於此，却笑着向精衛深深打了一揖，精衛亦還以一揖，分賓主而坐。袁謂素來仰慕閣下是海內大文豪，今獲相見，深感欣幸。繼稱銀鏡橋之壯舉，（按指謀刺攝政王一事）可與漢朝開國功臣張子房博浪之一擊，先後媲美，高帽頓送，使汪聽了後有飄飄然之感，此時的袁世凱似已企圖自己要開國皇帝，而望汪精衛做他的張良。

袁汪兩人話匣打開

，汪精衛道出革命黨人希望袁能以所擁有之兵力，推倒滿清；而老袁心裏也想利用革命軍的聲勢，裏應外合，壓迫清皇帝退位。利害趨勢相同，兩人意見甚爲投機，是夜汪氏宿於滬上，與老袁深談至四鼓方始就寢。侍坐者僅袁克定一人。翌晨起來，袁汪互訂合作密約，老袁仍命克定伴送精衛秘密回北京，臨行，老袁寫一信與財神梁士詒，囑他籌款十萬，作爲程儀，贈與汪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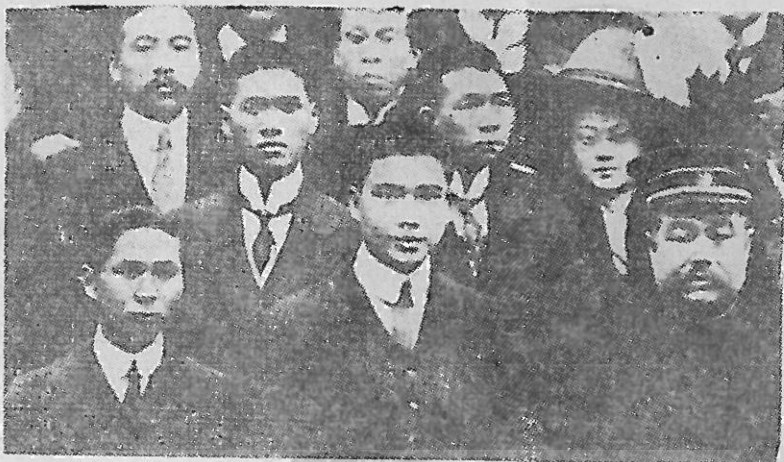
汪本是窮秀才出身，一生未見過如此厚禮，不免大吃一驚，自以爲非義之財，萬難接受，堅不肯要。梁士詒說：「閣下在北京剛剛恢復自由，離家萬里，身邊豈能無錢，就是赴天津，上海斡旋國事，亦非錢不可，此是袁宮保的美意，何必客氣？」經過梁財神再三勸說，此時的汪精衛，的確是五行欠水，要錢使用，乃不得已，祇允接受大洋一千元，璧還了九萬九千。汪精衛以再無居留北京之必要，身上有「水」千金，遂離北京前往天津。公開寓居租界內之旅館，對外間揚言，擬在天津籌辦報館，以爲掩飾。暗中派遣同志赴上海，將會晤袁世凱的經過，秘密通知革命黨同志，時在農曆十月，國父孫中山先生尚在歐洲，未曾返抵國門，一切革命大計，皆由黃克強（興）先生主持。克強極贊成汪精衛之活動，願與袁世凱呼應合作，南北雙方，遂有了默契。而袁克定則往來京津間，傳達情報。

南北和議界汪重任

九月二十三日袁由滬上至京，就任內閣總理大臣，組織責任內閣，從此大權獨攬，愛新覺羅氏之孤兒寡婦祇有俯首聽其擺佈了。

袁世凱秉政，首命馮國璋於十月七日猛攻下漢陽，以堅清廷對他的信心，並予革命軍以軍事上的威脅，湖北都督黎元洪大懼，計劃撤退至岳州。黃克強乃電責汪精衛，並質詢黎氏，汪立即囑袁克定告知老袁，密電馮國璋停止進攻，否則取消合作之約。老袁立予接受，馮國璋之北軍，與武昌之革命軍，隔江停戰，於是發動南北和議。

辛亥年十一月 國父偕同胡漢民等到南京，同月十三日（即陽曆一月一日）就任臨時大總統，改正朔為中華民國元年，當時 國父對於國事，與黃克強、汪精衛意見相同，表示袁氏如能使



民國元年四月追隨 國父蒞鄂時的汪精衛
（前排中）右為黎元洪，左為孫科。

清帝退位，讓出政權，建立民國，即讓大總統實座與袁世凱。

於是，南北兩方舉行和平統一會議，袁派全權代表唐紹儀南下，以保留向革命軍討價還價之餘地；且命楊度與汪精衛等組織國事共濟會，暗示其傾心共和，作政治上之側面折衝。並界汪精衛以和議代表參贊之名，使汪至滬，以革命黨人立場，斡旋和議。據胡漢民自傳云：

「袁世凱起任事，其子克定既跪，以太原公子自命，精衛亦陰結之。事聞於袁，則私見精衛，謂非常之舉，非兇輩所知，而自輸誠於民黨，既而南京亦光復，精衛乃至滬，時清廷與袁世凱使代表議和者為唐紹儀，各省革命軍之代表，則為伍廷芳同志，更推精衛與王正廷、王寵惠、溫宗堯、胡瑛參贊其事。唐亦時與精衛密商，不拘形迹也。」
（見羅家倫編革命文獻第三編，黨史會印行）

異姓兄弟親逾骨肉

然據胡鄂公著「辛亥革命實錄」，直謂汪曾與袁克定結金蘭之契，與胡氏自傳互相參證尤堪玩味。按實錄云：

「十一月初七日下午五時，清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見汪兆銘於內閣總理官署，使兆銘之滬，以革命黨人立場，斡旋於伍、唐兩代表間，以免和議之局因孫先生歸國而中變。於是授兆銘議和代表參贊之名，俾得協助紹儀，但對外祕不發表，同日下午七時，世凱復見兆銘，其子克定亦相偕至，世凱命其子

克定與兆銘約為兄弟。先是袁世凱之見兆銘，每見必以一人必以暮夜。蓋此時世凱所資以利用兆銘者，則為京津保革命黨人之控制，與聽取南方革命黨人之情勢，藉以縱橫捭闔耳。及聞孫先生歸國，則知非紹儀之外交所能勝任，遂使兆銘南下以周旋於內。當兆銘、克定相偕見世凱之夕，室中預設盛筵以待之。兆銘、克定見世凱，四叩首，世凱南面坐，兆銘、克定北面立，世凱顧兆銘、克定曰：汝二人今而後異姓兄弟也。克定長，當以弟視兆銘，兆銘幼，則以兄視克定，吾老矣！吾望汝二人以異姓兄弟之親，逾於骨肉。兆銘、克定則合辭以進曰：謹如老人命，於是又北向四叩首。叩首畢，兆銘、克定，伴世凱食，食罷而退。十一月初八日，汪兆銘遂由北京經天津乘津浦車至上海，是晚予方解衣臥，吳若龍、羅明典來自北京，告以兆銘語附世凱、克定之情形，余問何日事，若龍、明典答以昨日，予曰：何知之速？明典曰：此程克聞諸趙秉鈞者。」

詔書修改袁獲全權

和平統一會議在上海租界舉行，中間經過許多曲折，幾次瀕於破裂邊緣，汪精衛在幕後苦心斡旋，傳達及折衝孫、袁兩巨頭之意旨，幾經折衝和議終底於成。清帝退位，退位詔書，係南通張狀元季直手筆，張在清末任江蘇省諮議局議長，以立憲黨人參加革命行動，蘇省獨立，籌劃尤多，入民國後，首任臨時政府實業部總長，其原

稿由唐紹儀電請清廷使發之，後經世凱左右增加授彼全權一語而發表。原詔有謂：

「今全國人民心理，多傾向共和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，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，人心所嚮，天命可知。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榮，拂萬民之好惡。是用外觀大勢，內審輿情，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，定為共和立憲國體，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，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。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，當茲新舊代謝之際，宜有南北統一之方。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政府，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，總期人民安堵，海內又安，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，為一大中華民國。」



介紹汪精衛與袁世凱之子袁克定相識的梁士詒。

清帝退位詔書發表後，袁世凱即電南京臨時參議院作服從民國之表示，且通令北方各軍，悉改用民國旗幟。國父孫中山先生為實踐諾言，特向參議院提出辭職，推荐袁繼任臨時大總統，而以袁世凱就職南京為條件。於是蔡元培、宋教仁、戴傳賢等叩命北上迎袁，適遇曹錕所部兵變恣掠，京津秩序紊亂，實則由於袁之主使，俾藉口鎮攝，而免南下。顧蔡等無以察其奸，乃任其在北京就職，這真所謂「君子可欺以其方」。

袁世凱取得大總統寶座，感汪翰旋之力。袁北京統一政府成立，汪氏將出京南下，向袁告辭，袁率全體閣員為之餞別，席間，袁詢汪曰：「你尚有什麼就心呢？」汪答曰：「局面已經大定，有你在，萬事可放心，此時只係就心你死而已。」袁聞言，初頗愕然，嗣細心一想，轉而竊喜曰：「你的話不錯，此時我真是不能死，沒了我，一切都要瓦解了。」大家聽罷，為之舉杯一笑，汪的說話，表面上不免來得突兀，似乎不祥，骨子裏很幽默，是恭維老袁到了不得了，那時汪精衛發出的口號，乃是「非袁莫屬」。

汪氏南歸，袁世凱再厚贈以程儀，並發佈明令，特授汪氏以勳二位。

南北統一政府成立之初，袁氏任用唐紹儀為國務總理，紹儀就任僅兩個月，與袁鬧意見而辭職。時在民國元年六月，汪已由海道至滬，溯長江而武昌，訪晤副總統黎元洪。此時袁致電與黎，託其徵汪同意，出而組閣。此自是袁對汪的好意。那

時汪僅三十歲，與其妻陳璧君新婚燕爾，自以為年輕，未有政治經驗，又怕與北洋的官僚集團打交道，無意總理一職。當然陳璧君亦不同意，乃電覆袁氏辭謝。及今思之，汪精衛這一着棋是錯的，孫袁之所以能合作，肇造中華民國，汪實為居間之橋樑，孫袁兩巨頭與汪有好感，汪若肯繼唐紹儀之後而組閣，運用其調和鼎鼐的手腕，或可望不致鬧出癸丑二次革命之變，延續內亂數十年，國脈受傷，真是無可補償，試觀後來，國父赴北京晤袁，極為歡洽，國父極稱許袁氏之建設長才與政治經驗，聲稱需要袁氏肩任十年總統，可知國父初無倒袁之念，非無合作謀國之可能也。

民元六月汪氏既不肯組閣，袁祇得以外長陸徵祥兼代國務總理，從此袁爭競進，挑撥離間，袁氏與國民黨隔閡日深，釀成刺死宋教仁一案，兩方遂至破裂而不可收拾。

袁不緝汪汪不討袁

民二，癸丑二次革命，南北戰爭復起，汪精衛曾致電袁氏，請其停止用兵，宋案請依法律解決。袁不納。二次革命失敗，汪偕其妻陳璧君赴法國讀書。民三至民四，國父在日本東京改組中華革命黨，汪精衛未有參加，故民二以後，袁政府對於國父及黃興以下諸黨人，皆下令通緝，而不及於汪氏。

民九，袁世凱新華宮稱帝，國事蠅蟻，汪氏夫婦仍在法國，雖不以帝制為然，但亦未有參加討袁的活動。袁死黎繼，國父邀汪返國，始

攜眷歸。故國民黨諸顯要中，獨汪精衛與袁世凱之友誼，始終未有破裂，未有反過臉，所以謂汪精衛是革命黨人中與袁世凱訂交的第一人。

袁世凱與汪精衛兩人，均是歷史上的大惹奸，世凱以一代梟雄，富於治事能力，就任民國總統後，內政外交，本有可為，徒以昧於時代智識，不知民主政制為何物，復受其子克定之慫恿

，致有民五洪憲稱帝之謬舉，至其用人行政，好弄權術，以使貪使詐，為不二法門，故可以用奴才，而不能用人材，結果養成左右便佞嬖媚詭隨之習，而平素一手培育之將領，若馮國璋、段祺瑞、陳宦、湯壽潛等或自始不附帝制，或臨事陣前起義，率致衆叛親離，及身而敗，論者惜之！至於汪精衛實係一箇熱中政治權位的偽君子，自

國父崩殂後，竟以國民黨左派領袖自命，崛起問政。民十四年藉廖仲愷被刺案，打擊胡漢民、許崇智、鄒魯，謝持這些黨政地位較高的民黨人物，結果，胡被逐，許崇智亦難倖免，國共鬥爭從此肇端，種下了此後毀黨亂國禍根。今日我們國破家亡，痛定思痛，揆諸史實汪精衛實亦難辭其咎，袁汪兩人九原把晤，其唏噓為何如耶！

湘 人 哀 長 沙

張樂陶

中外雜誌連續刊登「鄂悌臨刑掉包謎」，「長沙大火疑案」、「長沙大火謎底」諸大作，將三十六年前一宗空前慘案，和盤托出，堪稱權威之史料，因憶筆者珍藏多年之「湘人哀長沙七律四章」，一字一淚，筆力萬鈞，誠為不朽之篇章，世間傳誦者多，付梓者則罕於一見，當不免有脫落訛誤，謹錄寄一份，送請中外雜誌刊登，也應該算是當年的重要史料之一。

讀者張樂陶敬上

湘人哀長沙

七律四章

坊巷彌天一炬空，寇煙猶在岳陽東，竟憑烏獲千鈞力，祇得魚弘四盡弓。決勝未聞籌殺敵，驅民忍令痛爲

戎，亡秦三戶誰容汝，嘉定揚州慘劫同。

一火威陽萬劫空，尙留面目返江東，亡秦真祇存三戶，覆楚應推第一功，畢竟流言終鑄錯，從知利口亦興戎，青燐碧血煩冤哭，兒戲將軍霸上同。

流人昨夜到長沙，夢醒驚翻涕淚除，往事詎真成隔世，故園從此已無家，窮途兵火吾何戀，孤注楹書計絕差，盡醉放歌憐作達，殘山賸水更天涯。

豈是元戎未習兵〔註〕，巴陵初警竟屠城，百年慘劫同魚爛，三字沉冤付狗烹，焚幕先應毆燕雀，燒山猶得走騶駝，綿綿此憾何時盡，寒食家家有哭聲。

〔註〕指時任湖南省主席的張治中，當年盛傳，張治中是站崗的警察出身，非爲正統軍人。